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

四十七

仁12
474
47



修
子
47

門
仁
474
47

東
學
心
章

湖南講曰。告子篇論性。又論
心。其言甚詳。俱各開說。此盡
心章。則合心與性而約言之。
當是告子篇總論。

仇滄柱曰。據程子之說。是盡
心方能知性。則用功在盡心
上。依朱子之說。是盡心由於
知性。則用功在知性上。然心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言性
命之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即大
學之要法也。論古聖賢凡六章。
餘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陳氏曰。心

者。神明之舍。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
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
三處互
相發云。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

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

雖有覺荷不能知性。則心亦虛而無據。故當以朱子之說為主。

份按知性知天是一串事。知性知天而後能盡心也。此條乃謂盡心則性與天俱不外。此似說得倒了。此條乃盡心說恐是未定之說也。
份按語類云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愚謂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

下手處二句說理極分明。不知何故刪去。却以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三句易之。夫性者吾心實理三句。固未嘗不精。然何不另作一條。而必以此易彼乎。
份按總註謂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則盡心知性。固應在前。語類云存心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說得最精。此條謂存心是初用力處。必是未定之說。
份按此條謂盡心知性。則天不外是。尚與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之說不合。
份按語類有一二條。以盡心作意誠說。乃是未定之說。當以集註為是。
份按語類云知性則知天矣。

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

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

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何從而來也。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問盡心今既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衰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

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與此條合。總註言盡心知性而

知天與存心養性以事天句相對取其行文之便耳。非謂知天在盡心之後也。

呂晚村曰。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眾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有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為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

熟底事邪。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通考。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附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劃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語錄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所以能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

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有此心。管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又曰。今日異說亦無不說天說心。總不懂性。即理也。一句孟子提醒正在此。又曰。知天即在知性裏。盡心却在知天後。與下節不同。若竟以知天作極頭。不找出盡心來。則見地不透。又曰。性字看得虛空。鶻突。則知字亦無。鞞鼻。要知此性字。只是萬物

皆備於我一句。又曰。首節人多惑在知字。不知正惑在性字。若作格物窮理看。道是說向外與心天二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通。不知此病却正坐分內外為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干。不祖性非其性。即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為講心性到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纔說性。便是合外內之道。曉得外邊底。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下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聞闊覽。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理。正墮落詞章訓詁為異端所指為支離者。此則原

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見得東遺却西。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物無有不合道理。○問程子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穰肚餚草性之理。包在心內。到發時。却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便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也有情。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又曰。心如何盡得。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既盡之後。謂如一物初不會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諸家解說盡心二字。少有發明得盡字出來者。伊川最說得完全。然亦不曾子細開說盡字。大抵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窮得此。又却不能窮得彼。便不可喚做盡心。范侍講言窮理却是言盡心。以前底事。謝上蔡言充

與心天膠粘不上。與存養關會不通。又出異端之下。無惑乎其驚伏於禪和也。又曰。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真千古獨發。不是此心。則此理顯藏何處。但不明所顯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禪家所謂明心見性。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直見本體。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於心哉。聖學只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蓋心無所用。其知知性。天正為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方好存養。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欲知性者。只為心下節心性並言。而工夫用處亦只在心。聖學未嘗離

廣得去。却言盡心。以後事若橫渠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之說。此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亦不知未能知得此心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得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或以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為盡心者。曰。若如所論。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有所未明。如何便到得這田地。邪。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况知者有漸之辭。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朱子文集答朱飛卿書。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為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答張元德書。心性一物。知則皆知。但盡之為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舉其全體也。○答鄭子上書。盡心知性。知天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因。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亦言其本一物耳。○孟子集編。嘉定史官陳武作楊文靖公傳論曰。龜山發明孟子盡心知性之說。曰。此心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惟能體會至於了。然斯可以言盡。盡其心。自然知性。先生沒後。諸儒有以能知性則能盡

看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謂之心耳。看此節首句四字。如何鄭重分明。又曰。或禪家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如王靜良知。知本慎獨等。皆名是而實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第二着。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其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

心。舛逆心性之說。故從之者。俱無自得之學。李道傳辯之曰。史官所斥。能知性。則能盡心。為講之不精者。朱先生集註說也。舊說謂盡心。則知性。前輩皆從之。而先生異焉。蓋先生說經。獨得聖賢本心。孟子此章。信如舊說。當云。盡其心。則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矣。而後文義相協。今乃不然。故先生別案本文。更定。史官顧以為講之不精。何也。○四書待問。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既知得性。便知得性之所從出。是謂知天。○淺說。心體之所以為大者。正以其具有是性。而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性有未。知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其本然之量矣。苟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也。而吾之所以有是性者。又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以為仁。禮。天有利貞。吾得之以為義。智。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天人一理。性命一物。不知性。則已。既知性。則知天矣。○蒙引。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工。愚謂積累用工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

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喻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份按雲峰謂知性有工夫。是積累用工。蒙引謂此乃推本說。若本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此論最當。夫當用工時。則知性在盡心之先。固有漸次。及其成功之時。則知性知天。盡心皆一時事。無漸次之可言矣。困勉錄曰。盡心知性。是一件工夫。存心養性是兩件工夫。故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工夫。曰。無工夫。則非絕無工夫者也。其說自明。潛室陳氏謂非存心外別有所謂。

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曰。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知性之外。再無知天工夫。○或以性為理之所當然。天為理之所以然者。始未察也。此處不必依論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足為知性。未有知性。而違天者。纔說著理。便究到所以然處。○天與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字同。○存疑。吾心之理。皆出於天。方其窮理之時。必然窮到所從來處。然未到豁然貫通時。未免強探力索之勞。夢想億度之間。耳未可以言知天也。惟窮之又窮。工夫積累。至一旦豁然貫通焉。則心胸了悟。天人洞然。一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可得之於不言之表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

養性工夫稍誤。又曰。若他處但言存心。則亦該得養性。份按知性便是知底工夫。此條乃謂存養方始是做工夫處。然則性豈能不用工夫而自知耶。恐紀錄有悞也。

呂晚村曰。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為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猶與天為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為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此分意之而理愈一者也。如彼之言必如知

州知縣。管攝得天方是與天為一。若事父事君。敬畏着天。便是與天為二。却將天看做外邊甚物。事要與他比並箇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已事。則州縣又何與已事。州縣而知即是已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已事哉。又謂相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尚屬賢人之事。充非也。存養功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養也。即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即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勤透心

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枯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

以戕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附精義。楊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又曰。揚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假脩乎。唯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語錄。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

性天合一處直是精神融洽

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古人語言下得字都不苟。如存其心養其性。若作養其心存其性。便不得。○存心非別去尋一物來存。孔子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道理。○朱子文集答胡季隨書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淺說。然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為一身之主。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而

困勉錄曰。不貳只是看得破之意。故註以疑字解貳字。蓋知生死壽夭。乃氣數之必然。耳。小註謂不以死生為欣戚。是又從貳字生出。既無所疑。又何欣戚耶。又曰。死壽不貳。而不能脩身者。有二。一則雖識得破。却不能放下。一則既識得破。便一切放下。蕩然自肆。如莊周之類。皆是不能脩身。以俟。又曰。註流蕩不法四字。

勿喪其本然之真。夫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吾而放之。害之。則違天矣。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疑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或謂如此。則靜時存心。就該得養性矣。愚謂尚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事天與知天。稍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

死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死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

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

人為害之。

朱子曰。死壽不貳。不以死生為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死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死壽動心。

不可專指異端言亦不可除却異端言蓋歿壽不貳而不能脩身者原自有二樣也雲峰特以入專指異端說故力言其非不可因此遂除却異端也又曰說統云吾人脩身之功往往銳於始而怠於終者以其貳於死生之故也玩大全朱子亦有不貳而不能脩身者不得如此偏說○翼註曰身即心性命即天也○說統曰命字不指歿壽立字須帶歿壽不能搖奪意○吳因之曰至於歿壽不貳脩身以俟則是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心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天命也謂之立命者完却心性無忝所生也全本心性說乃是

一向亂做又不可歿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歿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貳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輔氏曰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通考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言歿壽不貳即是知命脩身俟之即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附淺說然生死壽夭最人心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未易保全者必也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壽或夭畧不足以介諸懷心無一息之不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脩身為已任直至死而後已焉如此則天賦與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矣非所以立命而何知天者智也事天者仁也立命者智仁各造其極而人之能事畢矣○蒙引此命字以理

續困勉錄曰大全辨謂脩身以俟正是歿壽不貳朱子看作兩層非是大抵張氏大全辨一書於程朱分析處被必欲合而一之真不知而強作如後美大聖神亦謂不是各設階級一步進一步之說可笑

困勉錄曰蒙引謂陳新安以立命命字兼理氣言者其意以為正命兼理氣非正命氣也蓋新安看立命命字與下章命字一般即朱子小註天之正命自我而立之說也俱未得旨自蒙引之說出然後人知立命命字是純以理言

言下章意與此同獨命字義與此異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此是知行之至也蓋窮理而至於天壽不貳則理之窮者無所不至也力行而至於脩身以俟死則行之力者亦無所不至矣如此則人道已盡而天之所付畀於我者無不全而歸之矣人之能事畢矣故曰所以立命也此節非謂窮理只是窮天壽之理力行只是俟死而已矣死生天壽最是大事而人之所難豁然者今既於此判斷得過則何理之不窮何行之不脩此孟子立言之意也其意中所含全在造其理履其事而各至其極也然則以立命為與下章莫非命字相同是主氣言者亦泥於天壽之意而失其精意所在耳新安看理不破卻又謂下章命字以氣言此章命字兼理氣言亦可謂無主張而為騎墻之術矣○脩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歿壽字言○存疑此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立不墜之謂天命以天壽動心而怠於自脩便有欠缺不盡者矣命何由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則為善之心至死不

洵乎有功後學矣。又曰朱氏公遷說知命俟命極精說立命兼知行雖亦是然亦不曾說得是以理言。

倦此理之在我者無一不盡天之所以命我者植立不墜矣故曰所以立命。○死生壽夭最是大事人鮮不以是動心者以是動心則為善之念怠矣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不以死生動心為善之志至死不倦若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是也蓋古之聖賢不以爲已任直是死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豈以光陰無幾怠其爲善之心耶。○立命之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天事天爲一串事意方有歸著蓋知天事天而至於立命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舊依小註作氣說今覺不是。○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知天事天之極功也故能立命此說得之蒙引其覺怛怛痛快從前只管鶻突此虛齋所以有功於後學也或曰如此則下章總註曰此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如何可通曰上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重在立命上下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是申明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意蓋人之或壽或夭莫非命也然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乃所以順受正命耳。

以是爲發末句未盡之意有何不通。○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

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

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

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面上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

份按漸細分漸字下原文尚有一漸字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原文作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不雜乎四者之言之字原文作而字皆當改正。○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原文作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底更醒。

張氏之說... 虛與氣... 性與理... 心與性... 知覺... 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

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趙氏曰集註並舉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析得異處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

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通考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墮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也○北山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字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下面合虛與氣証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入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語錄橫渠言太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

困勉錄曰。壬戌七月在玉峰。見錢啟新。記曰。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

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人辨異端。為其滅性。理而徒以虛寂言心耳。又曰。視聽言動。色色是禮。便色色是仁。孟子以根心生色。辟面盎背論所性。亦此旨。若舍視聽言動而懸空說仁。舍面背四體而懸空說性。是形色天性為兩物。便是異端邪說。按啟新此二段。最看得分明。

困勉錄曰。朱子謂盡心。卽物格知至之事。是矣。又謂卽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者。則稍差。蓋曾子一貫已兼存養之功在內。當引子貢之一貫方是。

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蒙引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卽子貢所謂天道者也。○太虛卽太極之謂。虛者不雜於氣之名。形而下者謂之氣。則皆是實物。惟理則虛。周子所以有無極之說。謂太極者。以其統乎二氣五行萬象。而莫與對焉者也。卽是太虛。○太虛者。無極之真也。氣化者。一五之精也。○太虛一說。以其無聲無臭。而謂之太虛。一說其未有物。而謂之太虛。看來後說不是。夫未有物之前。固是此太虛。既有物之後。亦是此太虛。且以解天字。所由名安得。指未有物者而名之。○太虛以理言。他處亦有以形氣言者。如浮雲之過太虛。是以太虛當太空。○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心字是純好字。卽本文之存心盡心者。也。小註以為兼入心道。心者未得其旨。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

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

則必至於知天而不以死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

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

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

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

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死生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

其正。則不徇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

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

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

指畧可見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歿壽不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踰，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峯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功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歿壽貳其心，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俟，死方見其為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爲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爲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入爲害之者也。附存疑傳習錄謂天壽不貳，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太差此地位，豈困知勉行者可及？易傳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也。可謂困知勉行乎？陽明

困勉錄曰：莫非命也。泛指言凶禍福言，則正命與非正命皆在內矣。故朱子小註謂此一句是活絡言，最是蒙引乃謂是朱子未定之論，殊不可解。○湖南講曰：氣有舒有促，有生有殺，所以在人身上，就有歿壽生死之邊的命，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的，所以要立這箇命，是由不得我的，所以以要順受。○翼註曰：正不正不專論氣數，而兼論人事，氣數本無兩樣，但人事能盡，則命爲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此便以義安命之學。○張雨若曰：今人開口便說有命，談天數而不脩人事，不知人事盡方可言命。

說道理多不顧前後，此處可見。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指正命。○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歿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雲峯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脩身者之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墻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附語錄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

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入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也○存疑凡人生死壽夭都是命然這裏要分別箇正不正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有以致之者非正命也盡其道而死莫之致也桎梏而死有以致之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

地以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

天爲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自家卻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附蒙引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巖牆之下也其以巖牆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問人或死於干

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

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附蒙
引問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中人上下道未盡而
亦未至於悖者，亦得為正命。否曰：所謂盡其道者，舉
其的耳。豈必皆至如聖人之盡道然後為正命哉。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桎音質，足械也。梏音沃，反手械也。

言犯罪而死

新安陳氏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與立巖牆之下

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

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羨里，孔子死於桓魋，卻是正命。○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

賽合註曰：此章命字雖以氣言，然曰順受其正，盡道而死，皆以理為主。與歿壽不貳脩身以俟相發明，即所謂立命也。故曰發未句未盡之意，乃以順受發立命之意，非以正命發上章命字之意也。

困勉錄曰：知命立命之分，雲峰謂一是已造聖賢之域，一是方入聖賢之階。極是潛室

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以觀觀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夭，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夭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亦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

句未盡之意

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壹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

○雲峯胡氏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

陳氏以知行分看。不是。蓋知命不是空空知。就有行意。故下云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立命亦兼知行。觀其上云。死壽不貳可見。

賽合註曰。求則得二句。意相連。求便得舍方失。可見唯不求。斯益矣。二句須有斟酌。○困勉錄曰。按此與操則存二句。作危言。口氣者。自別賽合註最說得明。份按吳因之云。只言求在我。

便有益。求在外。便無益。仁義禮智富貴利達等語。不必填實。此大謬也。且如佛老之學。豈非亦是求在我者。若不說明仁義禮智。何以見得為吾儒之學。困勉錄曰。賽合註云。求有道。言有德義理在。不可妄求。非言求之有法也。得有命。緊連上句。言縱求得之。亦有命在。未可必得。是求之與得不相資也。○困勉錄曰。說叢謂求之有道。二句。言求之縱有道矣。而得自有命在此。本大全南軒不可從。呂晚村曰。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為最下一等人立言耳。

知後知在立先。通考程氏復心曰。上章止言壽夭。故集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受。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脩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蒙引此章大意。若曰夫人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莫非命也。但要順受其正者耳。夫惟當順受其正命。是故知正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然果何如而為正命。又何如而為非正命。蓋盡其道而死。則其死為正命。其桎梏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淺說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然盡道而死。順受其正。乃所以立命也。若桎梏而死。則非所以立命矣。故曰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附蒙引上三句。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附蒙引下句。方指

出言。惟其在我。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得也。○仁義禮智四字。已盡乎萬物矣。而必曰。凡性之所有者。以貼在我者之意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

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氣言。○附蒙引此言在外者。不可妄求。縱求亦不能必得。方見

是求無益於得。○問以道求之如何。既是求尚安得為道。曰。總是言不可求。求則為妄矣。○問以道而求者如何。曰。如學而求師。病而求醫。人君之求賢才之類。此非妄求也。乃有道之求也。但是以道求。即是求在我者。但是求在外者。即是妄求。○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去聲。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

賽合註曰：萬物指理言。我指人身言。人有此身，便有此理。萬般具備，一無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物，理皆在物，物莫非理。○王守溪曰：此物指有物有則之物。言蓋舉物而見則也。如言父子是仁之理，在我言君臣則義之理在我。○呂晚村曰：物

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求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附存疑，此見人當致力於其所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去聲。通考程氏復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

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他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諸語俱羅蔓耳。即泛濫萬物，不始註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講亦大綱。○困勉錄曰：首節有泛作萬物一體看者，亦不切。○續困勉錄曰：孟子論性，惟萬物皆備一句最為切實。此性善二字更進一層。蓋善字猶可假借，而此句不可假借也。○份按物字指事物言，非人物之謂也。程氏復心謂萬物之生同乎一本，所以生一物，即所以生萬物云云，似就人物說了。然此非程氏說，乃或問中朱子語也。恐亦是未定之說耳。賽合註曰：次節是舉已成者

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附存疑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心，原無一件欠缺。其有欠缺者，在人失之耳。此其本然也。故註曰：此言理之本然。本然對當然。說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蒙引：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蓋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禮智二者亦然。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利順也。其為樂，孰大於是。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

言末節方是用工夫。又曰反身字即上句我字。○說統曰反字不著力。只是反觀非說工夫。○翼註曰註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下學之誠。非聖人之誠也。特以為例耳。○賽合註曰註中行之不待勉強句。正是誠字內事對下強勉而行言也。有貼在樂字內。非是。○困勉錄曰賽合註此說。正與小註以不愧作解樂字同存疑。以註中不待勉強句貼樂字者誤也。

困勉錄曰存疑謂此章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極是若蒙引謂反身而誠。即中庸所謂則亦天之道者也。則稍偏矣。大全程氏復心以反身節為盡性之事。強勉節為學者之事。與蒙引同病。○份按此章反身而誠。實包學利以下在內。蓋生安聖人固是反身而誠者。學利以下及其成功而一之時。亦是反身而誠。朱子謂此乃窮理力行。功夫成就之效。可見不專指生安聖人說也。故中庸以此為誠之事也。蒙引謂反身而誠。即中庸所謂則亦天之道。不免失之偏矣。吳因之曰上節行之不待勉強行字。與此節強勉而行行字同。○呂晚村曰恕之盡頭

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作人。自然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作。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具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强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勉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勉以去己之私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峰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盡性之事也。附朱子文集答廖子晦書反身而誠。乃窮理力行功夫。

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為一處。○蒙引註雖用大學惡惡臭好好色。但大學是大學者之事。利仁者也。此章是聖人之事。安仁者也。反身亦輕。○存疑反之於身。而所備之理。若子之孝。則真實是孝。無一毫虛假。臣之忠。則真實是忠。無一毫虛假。此便如惡惡臭。真實是惡。如好好色。真實是好。一般。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實然。蒙引謂惡惡如惡惡臭。則惡實無諸己。好好善如好好色。則善實有諸己。而向之備於我者。不失矣。此說不是。依其說。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反身而誠之。所以然處。註意不如此。

強勉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朱子曰強勉不

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人皆說得似強。恕則近仁耳。故不能清切。又曰。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恕在。故氣力全在強字。泛作恕以求仁。籠統不切此章矣。

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峯胡氏曰。強恕求仁。卽誠之之事。附朱子文集。潘子善問曰。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答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蒙引推己及人。亦只就父子君臣事物細微上說。卽中庸所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云云。卽大學所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云云也。○強恕未便得爲仁。於求仁爲近也。○心公理得處。則是曲能有誠。而萬物之備於我者。亦不失矣。心則吾心理則萬物之理也。心公應私意之隔字。理得應理未純字。○

淺說是雖未能廓然大公也。然私由是而可克矣。是雖未能與理爲一也。然理由是而可復矣。其於仁也。不亦近乎。○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洛音。聖賢。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學者之事。○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得。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謙仰。不愧俯。不作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誠。誠意章自謙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

賽合註曰。行習總是由著察。總是知。○說統曰。此章孟子欲人之由道者。加著察工夫。與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却不同。○困勉錄曰。論語不深責其知。此章則深憫其不知。而深望其知。又曰。行之而不著。蒙引有二意。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意。

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言依於仁。與造次顛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息之也。仁為已任。死而後已。既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息之也。力行強恕。則由此而可體夫天理之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失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者。雖不同。及其至焉。則一也。附語錄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蒙引反身而誠者。夫子之一貫也。強恕而行者。曾子所謂忠恕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言而已。察則又加精焉。

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

是所行者亦不能盡其節目。二意當兼用。

以然。習謂行之。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慶源輔氏曰。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附蒙引。行者。據成迹而行耳。習亦然。所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飲食也。如父坐而子當立。彼見父亦立也。臣拜而君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知子之立。而父之坐者。以父者子之所天。父固當坐。而子固當立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者臣之元首。臣固當拜。而君固當受也。此行之而不著者也。如是而行之不已。則習也。

既習矣。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之矣。而又不能識其所以然。如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安排也。一出於天命之性。自然而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君之受。臣之拜。其所以受。所以拜者。非出於矯偽也。一出於天性之真。自然而然而有莫覺其然者也。○下一句。只是總上二句。言此其所以知道者。鮮也。○夫道有當然。必有其所以然。所以然。卽是所當然之故也。若不識其所以然。究竟亦未知其所當然也。故槩以爲不知道。○只是學而不思。則罔習其事。而不求之心也。○不能明其所當然。非謂父不知當慈。子不知當孝也。若是則只用知一箇字便了。蓋父之慈。子之孝。內面有許多節目。凡在所當然者。皆其所當知也。既不能悉知其所當然。則其所行者。特皮膚而已耳。雖已知其所當然。而猶未能察其所以然。則其所知者。亦糟粕而已耳。○輔氏謂所當然是事。所以然是理。愚以爲不然。蓋曰行曰習者。其事也。曰知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者。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卽其事也。不知其道。卽謂理也。

困勉錄曰。依大全朱氏公遷說。則此章與下章不同處。只在勸一戒。然此章無恥字。泛說。下章則專主爲機變之巧者說。此又不可不辨也。

困勉錄曰。王龍溪云。君子慎獨。亦以養此羞惡之心也。愚謂亦准有此羞惡之心。然後能慎獨。推之。凡致知力行皆然。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

終身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

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爲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附蒙引本文四箇恥字畢竟皆同只管相因下來惟下一箇恥字作恥辱語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可恥也皆以心言故恥字從心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矣

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於

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

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慶源輔氏

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曰窒塞而不復發見矣○雲峯胡氏曰為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附蒙引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其恥者蓋恥者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

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

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

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

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慶源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

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表裏附蒙引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為矣何若人有

說約曰古之賢王至忘勢一
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
一截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
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
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
洛亟去利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去聲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

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
文二勢字相同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

而已張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
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南軒張

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
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日
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
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
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
不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

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
攝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

○雲峰胡氏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
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為泰

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
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

而忘勢屈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
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蒙引

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言也
○好善者好人之善也忘勢者忘己之勢也樂其道

樂已之道也忘人之勢謂君之勢也何獨不然喚下
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在賢王則曰好善在賢

士則曰樂道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大○存疑
固有致敬而不盡禮者故曰致敬盡禮即迎之致敬

以有禮意蒙引謂有
內外之別恐未是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鈎好
語皆去聲

翼註曰此意雖從遊說起而
後面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

說○困勉錄曰按翼註意
麟士謂此章大意須顧一遊
字不要太說道理遠亦太
拘矣

宋姓句踐名遊說音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

不說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
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
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
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音樂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

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

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
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附存疑德謂所得之
善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也義謂所守之正如進
退出處之不苟是也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
爵之樂人知之則心中自有可愛可求而不在于富
貴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囂囂也人不知之
則心中亦有至貴至富不戚戚於貧賤所謂箠瓢陋
巷不改其樂者焉亦囂囂也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
徇乎外物之誘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
何足為欣固囂囂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分
所當安何足為戚亦囂囂也故曰尊德樂義則可以
囂囂矣○蒙引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
所謂不慕乎人爵之榮不徇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
自得即內重無欲即
外輕此所謂囂囂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

翼註曰義與道非二道之守
於已曰義義之推於人曰道

孟子大全卷十二 盡心上

不失不離是平日尊樂已深自有定守而無變塞非貧賤富貴所能易也○賽合註曰此條註中實字重見於行事上下條註中實字是詳言其實詞稍別○因勉錄曰故士節有三說依新安陳氏則上文尊德樂義是就心上說而此節則見於行事之實也依蒙引淺說則上文尊德樂義是虛說而此節則分窮達說依存疑則尊德樂義是就平日用功言而此節則就行事言也與註皆無礙而存疑為長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形反於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蒙引故士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達而尊德樂義也窮不失義義字兼德達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入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蓋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存疑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者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此則推出一步就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意可見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不失已如云民不失望言人素望

其興道致治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

慶源輔氏曰窮不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新安陳氏曰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

者非君子願乎其外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而欲以是自見也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已之實也

又即古人之事以實之故曰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得

志澤加於民是達則兼善天下也下二句即上二句意○此章言內重而外輕

賽合註曰總註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尊尊矣上無往而

不善句屬故士窮不失義三
節切勿糊塗。困勉錄曰按
賽合註與存疑同若按蒙引
則內重外輕句直管到故士
窮不失義節。故士得已以
下方貼無往不善句。此不可
從。

困勉錄曰。獨言文王者。舉此
以見例耳。存疑謂文王化行

江漢比自古聖人獨盛謬矣
又曰待文王而興不必在既
興之後復分優劣只是此種
人不遇文王必不能興所以
謂之凡民是慨其不能興非
謂其雖興不足貴也此意須
辨又曰待文而興則是今日
斷無人能興便有慨堯舜之
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
復明井田學校之法無以復
行之意然此所以待凡民而
非所以論豪傑所謂豪傑亦
不是世俗才智一流只是入
孝出弟守先待後不淫不移
關邪崇正孟子隱然有自任
之意又曰須想其所興者何
事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樂皆
孟子所日夜望人之興者而
卒無其人所以忽然發此歎
又曰徐自溟云凡民豪傑其

則無往而不善

南軒張氏曰句踐徇名而外求者孟
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
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
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
義則失已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
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
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
本志之所欲也○雲峰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
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
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
不失其善耳附蒙引此章言內重而外輕謂器器也
尊德樂義意已含在內不可以內重為尊德樂義以
外輕為器器○存疑士內重而外輕者尊德樂義則
可以器器矣無往而不善者故士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以下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夫音
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
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
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
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眾民耳若夫豪傑
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
此章勉人使自立耳○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
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
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
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
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
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附蒙
引豪傑之士朱子既解曰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

孟子大全

卷十三 盡心上

七

品局皆由心自造。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異心。一墮於凡想即凡民心。一作豪傑即豪傑。按徐說妙極。存疑謂豪傑之士亦天生成。勉強不得。殊失孟子立言之意矣。又曰豪傑雖亦由資稟。然人若能自興則能變化其資稟之不善而為善矣。○呂晚村曰興字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為。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黜者。陳同父欲以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即是此義。翼註曰此富貴亦是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欲然矣。○困勉錄曰過人

遠。註雖以識言然兼養言方妙。蓋此人不但有卓識亦必有定力。註特引尹氏成語耳。○大全辨曰此即所謂與我。狐貉者立而不取者過人。遠不是就此而止。只言其內重外輕可與進道耳。若謂即此便是過人別無進步則終身誦之孔子不必又言何足以臧。合語孟參看自見存疑謂只就此上見得與稱舜禹魏巍一般非是。翼註曰二怨字即指被勞被殺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困勉錄曰除害去惡似已盡殺之之事。註又用之類二字者蓋指其中條曰耳與上播穀乘屋之類稍異。又曰註有其不然者一句或非佚之而

又曰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蓋據見在言。則是有過人之才智。原所以而言。則是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

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附蒙引言加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其器識之過人也萬萬矣。過人處在內在前不是就指此處為過人。故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有韓魏之家而其自視欲然其所歉者固有在也。求之古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孔子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亦是此道理。○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簞瓢陋巷亦能不改其樂矣。總是以浮雲視外物也。○附益也非是既富而又益之也。止是言以此加之不自滿足不是韓魏之家猶不滿其願。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

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或
伏之而適以勞之生之而適
以殺之皆所謂不然也

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
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
後殺之以安衆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
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
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
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
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
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
之殺之可謂非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
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
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
而理實所當為則雖非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
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或問去惡除害固尹
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
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
之事所指者狹不當以此為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
所謂辟以止辟者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
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

吳因之曰王霸之辨只有心
與無心之間孟子論王霸全
在此處分別故此章大旨一
言可蔽王民無心王道無心
而已蒙引云王道只是公最

老反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胡

兼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蒙引按朱子謂彼
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可得云云此正
所謂吾求所以生之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矣
○一說如興兵伐罪豈不是欲生斯人然鋒刃之下
不免有死者雖殺之而實以生道殺之也然民雖死
敵何怨之有此二句即孔子易傳說以使民忘其
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不必謂死此人以生衆人也
○或曰二說俱不可廢其義始備○一說以佚道使
民勞者此人佚者亦此人也以生道殺民則死者不
可復生矣是殺者在此人而生者非此人也但所殺
者寡所生者衆其殺之實以生道殺之其生道歸於
衆也固不必同○存疑播穀乘屋之類其曰之類則
築城等事矣

孟子

卷十三 盡心上

三七

好。○困勉錄曰。按此章自王者之民。至不知為之者。只是言王民之氣象。而含有王道之大意。末節則直指王道之大。然須知其是言王道之大。不是言王道。王道在至誠無心上。至誠無心意在言外。故朱子謂自王者之民。至末。皆是說王者功用。甚明。又曰。新安陳氏所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此是言王道之大。在首二節。雖已含得。然須至末節方露。若至誠無心意。則不妨於首二節即露也。又曰。說統云。王者無意見德於民。則其民忘。然此意勿露。出翼註亦謂此意勿露。由看來。露出實不妨。與下文並無礙也。○翼註曰。註云。廣大自得。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

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咨。亦無欣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欣欣焉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瘁瘁焉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自得的規模。自得是廣大的趣味。總是一忘字意。○呂晚村曰。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伯者之言矣。漢諺尊黃老。正是雜伯。豈復有皞皞景象乎。困勉錄曰。殺之而不怨。雖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然依存疑。此章專主刑言。亦與上章稍別。翼註曰。次節正皞皞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者。見下之忘也。合之上下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臍節。僅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人喜亦不令人怒。慶源輔氏曰。霸者亟民之。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從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之驩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踧踖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

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蒙引。此二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霸者之氣象。○存疑。驩虞。感上之恩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皞皞。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豐氏曰。豐氏。名。明人。因民之所惡。而去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

兩忘也。○困勉錄曰：翼註甚明。吳因之謂王民。韓下忘上也。過化存神。上忘下也。如此却將兩節分作兩層。不

翼註曰：此節要說與韓韓相關。莫去了忘字。○賽合註曰：神則有是心。便有是政。恭默於廟堂。而風行乎海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困勉錄曰：註不測字。亦即是化之速。意有是心。便有是政。解神字最妙。翼註謂不必形出。而後其化神殊有病。份按朱子云：存則存主處。如綏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說。

又云：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又云：神則事之成就如神。即此所謂神。則有是心。便有是政。云云也。若謂有只是自存於心。未形於外者。殊非朱子意。蒙引存疑淺說。翼註皆不免此病也。○化與神之別化就民之不覺說。神就下之應上說。說統曰：流字重要。貼註同運並行。意見得天地之神化流至此。王者之神化亦流到此。正與下小補相反。○困勉錄曰：四書家訓謂與天地同流。非配合之謂說。蓋謂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蓋曰：配曰參。猶有對待之迹。曰同流。則王者與天地直渾作一片矣。此在字義上分別之。固然不可因此遂看

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附存疑殺之不怨三句。道理就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所過者化一條。是因其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而贊其德業之大也。○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為之。韓韓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處。註最明白。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

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釋神字是其德業之盛。慶源輔氏曰：德以業以其見於事者而言。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

吉延。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其罅。虛訝反。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程子

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

小中庸配字參字之意蓋中庸配字參字亦含得同流之意也
份按作大化之化有病大字下脫而字不可不添

說叢曰殺之以下總是寫其景象有說以過化節深一層

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沾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為之主焉○孟子辯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繳上霸者之事附語錄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

看者非是○困勉錄曰蒙引存疑淺說翼註因之說約四書脈合註俱不作深一層看惟大全新安陳氏謂主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則似作深一層看然此非也蓋過化存神即是功用之大無兩層

仇滄柱曰或以上節貼民風此節貼主德豈知上文殺之利之與使民遷善明是君子之德所及而此節化神處亦明有民在其中如何判然分開又曰註謂德業之盛與天

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存則存主處便如綏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說反覆此一段自可見○此才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有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如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所存者神吾心之所存處便成就如神耳如書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陳北溪文集答徐懋功問過化存神說聖人到處無不感動從化心存主要做那事便自響應○蒙引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的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的事只就不怨不庸者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存疑所過者化言聖人政教所經過即人無不化也如殺之則民畏威遠罪矣利之則民蒙其利矣教之則民日遷善矣過是殺利教經過遠罪蒙利遷善即化也○君子過化存神便如天地之氣一噓而萬物皆生一吸而萬物皆成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

地之化同運並行。蒙引以存神屬德過化屬業存疑不主此說。蓋過化存神既非兩事則神化皆是王者之業而業由於德故朱子兼舉而言之。
○份按呂晚村云君子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與王者二字自有微分。愚謂不然君子即是王者專指有位者言即綏之斯來云云亦是說孔子得邦家事也。

份按蒙引云大註明曰政謂法制禁令教謂道德齊禮而或者又欲以仁言仁聲入之可駭也又云善政不如善教

哉。小補之說霸者。○過化存神。通是業德。是就其平日所存言。○政教所及。民即感化。是過化。聖人施政。引如舜之耕歷山云云。非舜只是過化。孔子只是存神也。舉成文之類乎。過化與存神者也。過化必本於存神。存神未有不過化者。○盡心知性一章。可以見孟子之本領。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一章。可以見孟子之設施。○夫君子所過者化。豈曰小補之哉。只是君子周而不比。道理之所充也。先儒謂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又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不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小者。有功之可議也。被聖人之仁。而不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大者。無迹之可尋也。此說亦善論王道矣。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

即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意。孟子則各有所主。愚嘗就其說思之。孟子之意誠各有所主。然古今為治不過政教二者。舍政教何處更有仁聲。且蒙引固云論語自該得仁言一節意。則以仁言仁聲入政教中亦未為可駭也。○或以仁言為善政。仁聲為善教。或以善政勝於仁言。愚謂既為善政。必不止空仁言而已。自當在仁言之上也。

份按翼註云次節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用出愚謂制外格心此處就上之使民說下節則言民之應生說自不相礙何必避也

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附蒙引仁言發於己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政教得效之小大言。即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意。孟子則各有所主。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

四書家訓曰。愛之。是感於其教而愛戴不忘。得心是化於其教而回心向道。陸聚巖曰。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

困勉錄曰。張南軒云。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按此說最謬。蓋善政豈專是富民善教亦兼教養。○份按法制禁令亦是欲民之遷善遠罪。善政中固含教意。大學之新民不惟有以化之。而必有以處之。則善教中

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

親不後其君也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

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其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雲峰胡氏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汚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况後世

亦兼養意矣。

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附蒙引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有恆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類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善政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不止愛君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况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大誤故朱子於論語道政齊刑章云此其相為終始不可偏廢云云且仁言亦豈君子之所免哉。○存疑民愛異於得民心者民愛是初感其教而悅之得民心是其教既成民入其教而與親上死長之心也民愛之其效淺得民心其效深。

翼註曰。學是脩習。慮是思慮。論吾人用功。學慮亦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吾人用功。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說及此耳。時文說壞學。慮天非。○呂晚村曰。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不兩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一片。又曰。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鑠。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又曰。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誣孟子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知。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

而後能慮而後知哉。○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

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蒙引及其長也。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上謂良知良能二者。下文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只有知字。何偏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爲仁義也。無別道理。○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

子以爲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卽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

翼註曰。此章大指。諸理齊云。欲人知仁義。非外燥也。蘇紫溪云。欲人不失其良心也。蘇說尤勝。良知良能。總是良心。良心卽是仁義。不可泥性情之別。作推本於仁義說。又曰。末節又指良知良能爲仁義者。見得人決不可失其良心也。非又添一意。親親卽仁。敬長卽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困勉錄曰。麟士謂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最妙。蓋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二意也。淺說

以上二節為言愛親敬長者人之本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殊誤又曰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實二說於理俱無礙但此章不必如此說故蒙引淺說翼註俱只云親親即是仁敬長即是義又曰愛敬達之天下所以便謂之仁義者蒙引淺說俱云仁義者乃天下之公理也而親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其所以為仁義也甚明因之云愛敬達之天下若不是原有是仁愛何以達不是原有是義敬何以達此似以愛敬為仁義之發了稍誤說叢曰此章語氣與吾與同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

一來反覆贊美之詞又曰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又曰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困勉錄曰註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乃上半節意也然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者雖在上半節已含得而必至下半節露出方妙與不違如愚章一例○呂晚村曰及其下截即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橛固也然深山云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箇無聞見

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長。見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蒙引末節重在仁義字上。蓋仁義天下之公理也。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不可謂親親敬長仁義之發也。親親敬長所以為仁義者。以其達之天下也。○存疑此章大意是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

然之中萬理畢具

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

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新安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

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

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者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爲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爲大歟○蒙引上截是說他無異於衆人處下文以及其二字轉過方說異人處○聞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如孔子

時渾然氣象耳俗解便要坐
實舜與野人同在深山比較
煞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歷
山時不成升庸後便不沛然
然則竊負而逃定往雷澤河
濱矣腐豈不通至此豈非痴
人前不得話夢乎○翼註曰
註云其應甚速又云無所不
通非二意蓋無所不通即速
也即莫之能禦也
困勉錄曰即依註以義言亦
不妨但須依蒙引作專言之
義看即依註以充義言亦不
妨但須知與後達之所不忍
不為不同○份按人皆有所
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章所謂
不為所為皆包在此章不為
不欲中蓋人為氣稟所拘物
欲所蔽故或於穿箭之心有
所不為而至於受爾盜言不

言餽人則未免為之矣而要
其羞惡之本心論之則穿箭
之心固其所不為受爾盜言
不言餽人亦其所不為也故
曰彼章不為所為皆包在此
章不為不欲中也彼章惟有
所不為有所為而不為之所
該者狹故必由不為達之所
為方為擴充此章則不為所
為俱包在不為不欲中而不
為不欲之所該者廣故即此
無為無欲之心便是擴充此
兩章之所以不同也○註以
擴充羞惡之心解無為無欲
以義不可勝用解如此而已
矣故必欲切不為不欲論
若推到所為所欲上便與擴
充羞惡之心義不可勝用不
切

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也○所謂其應甚速非止聲
入心通適與意會而已分明是樂取諸人以為善也
如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不見之行
事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惟至虛故渾然之中萬
理畢具惟至明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
所不通○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入決之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

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

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

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華陽范氏曰君子所

為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
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

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
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
害卻自以為不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
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
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
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
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峰胡氏曰有所不為
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
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
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
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
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
為其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
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為尤
切斷然不為其所不當為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
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附蒙引集註所謂
義不可勝用者不可對仁而言此章單言之義也無

張侗初曰。以正大心。諳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窺闚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

為無欲字。內四德俱有大註義。不可勝用。入在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也。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

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

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疢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智也。附蒙引。凡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術。此下舉孤臣孽子。以證其實。○慧者。其見之敏。有以灼於事之未然。智者。其見之明。有以鑒其理之當然。○德慧者。德之慧。德字廣。慧特其一端。如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也。禮德之節也。信德之實也。術智者。術之智。術字亦廣。○人之有德慧術智。恆在疢疾中來。存訓在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連孤字。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

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

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入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欬歔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深自力。於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疢疾不能為吾患矣。附存疑。操心危者。戰兢恐懼。常恐其身之陷於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患預防。使

四書脈曰。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脩省意。蓋操心危。是恐懼不敢自安。若空空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却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臨事。○困勉錄曰。此條雖本存疑。然存疑却分先事臨事。殊不是。蓋德慧術知。可分先事臨事。而操心慮患。不可分先事臨事也。

禍患無自而生也。操心是
恐懼意。慮患是脩省意。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蒙引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悅而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也。○存疑事是君則為容悅言事是君則專為取容悅也。要看箇為字是專務之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

而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為忠也。○存疑以安社稷為悅是承上事是君則為容悅句說蓋大臣之所務者猶小人之所務故遂承上言事君人專務為容悅安社稷則以安社稷為容悅言其以安社稷一事來做小人容悅一事也。猶云農夫專務耕田秀才則把讀書來做耕田一事相似此節人或謂以安社稷去為悅或謂心中以此為悅俱不是如其說註何故又拽上文來解云大臣之計安社稷猶小人之務悅其君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

份按天民所以未得為大人者存疑謂孔子委吏乘田亦為而天民必可行天下而後出輔氏謂終是有任的意思在困勉錄謂二說不同可兼用愚謂恐當以輔氏為長若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只是為

貧而仕非大體所存其優於天民者不在此也

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

功覆敷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雲峯胡氏曰伊

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之生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

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

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附朱子文集答汪尚書書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

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某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

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大與聖則不可

不分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

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

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答馮作肅書以伊尹為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

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句反龍在田天下文

明者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

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

是聖人之事也○雲峯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

四書家訓曰欲為人臣者以容悅為戒而由忠以進於大由大以進於化也○困勉錄曰按孟子以伊尹為聖而此章集註以伊尹為天民則只是大而末化之地位耳蓋淺言之則大而末化者已可為聖若深言之則非大而化者不足以為聖矣
呂晚村曰王房仲云聖賢議論有品定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嘗必分高下後人遇此等題必欲強生見解巧立名色過為軒輊殊非本旨按如房仲言四節為歷數耶為偶及耶蓋定品也曰定品則

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存疑正已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

何得無高下軒輊看總註云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正意本如此隱然示入進取之極此何害於自文而必欲盡去之耶

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信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

份按困勉錄謂三樂中不愧不怍即君子所性節內事非定四海之樂可得並固得之但謂第三樂之係於人者亦非定四海之樂可得並則不然淺說謂此章主天下只說得位而已若說到道行處便是下定四海之民正君子所樂事傳道猶可樂况親見其道之大行乎其說甚當

吳因之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握可

累其心矣附存疑此章論人品與答浩生不害異者此就仕上說彼就學上說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

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况其他哉附蒙引孟子三樂次第分明是一樂為重於二樂二樂為重於三樂蓋一樂為親二樂為己三樂為人○淺說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說到道行處便是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為君子之所樂者矣傳道猶可樂况親見其道之大行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乎行道傳道皆是性分之樂然以對所性之蘊則所性又為在內矣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樂意著實發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附蒙

引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淺說兄弟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者亦是有故此亦是係於天者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

而示入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入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附存疑今人心

孟子大全卷十三盡心上

早

欲俯仰無愧亦不容易故註以克已解之此當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例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愧不作之樂

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

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

之其樂為何如哉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其大焉○新安陳氏曰朋

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附蒙引英才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

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英才謂才之英者○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孔子有教無類而

孟子必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有教無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所賴以廣斯道之傳者則非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其不可得故思其次○存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孟子當時亦未能耐其願者然七篇仁義與夫子之書並傳天下後世亦不可謂不被其澤蓋雖不得當時之英才而教育之後世之英才實聞其風而沾其教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樂一係於人樂其可以

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三樂之

中仰不愧俯不作其本與蓋不愧不作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作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作者也自不能無愧作則雖得英才亦

左案張羽臣曰。聖賢學問內重外輕。他處將性分勢分對說。其重輕易見。此章說廣土衆民。則澤及一國。說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澤及天下。都是性分內事。唯其爲性分內事。所以君子欲之樂之。且辟盜生色。與那所欲所樂。事業非有大小。總於四支。發於事業也。只是一齊到底。如何却說所性不存。蓋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也。○困勉錄曰。慶源輔氏謂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存疑亦主此說。雲峯胡氏謂所性在所樂之外。一說似不同。然

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存疑孟子此論於勢利窠窟中。挑剔出真貴重者。示人非有許大見識。不敢作此語。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也。○蒙引孟子曰。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所樂不存焉。若夫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矣。然所性亦不存焉。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加。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損。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其分已定。故也以君子之所性言之。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君子所性者。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以此見孟子當時。雖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然所性自存。亦何爲不豫哉。○君子欲

實不相背。輔氏是正意。雲峯乃分言之耳。

翼註曰。中天下而立。詞雖指建都。意不重建都。蓋其意只要見得是有天下者。不徒偏安於一隅耳。又曰。定四海之民。有兩說。一說定字只是歸其統御。一說定字便主政教。言前說與上廣土衆民相配。後說與註相合。○呂晚村曰。定字是王者平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間也。

之非謂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非如常人之欲富貴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雲峯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

孟子大全 卷十三 盡心上

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况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所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故自大有間哉通考朱氏公遷曰君子之樂不同有天倫之樂有及人之樂有盡已之性而自慊以為樂是皆本乎道心之正也孟子告時君以與民同樂者凡三章此又樂之出於入心者也

附蒙引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圖治猶云中天地為民物之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卻居其中央也堯都平陽在天下之北周都豐鎬在天下之西然皆為四方之極便見中天下而立也○中天下而立對廣土言定四海之民對眾民言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眾民而已○胡氏謂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眾云云一時之澤也此說大謬率是言也聖人之生皆不肯行道於一時而專

欲傳道於來世則當時之民將誰援之乎○存疑所性與所欲所樂虛實不同則兩箇不存亦當異看所樂不存言未足為樂也所性不存言性分不因是而有加也故下曰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曰此是說

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附存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

賽合註曰。須知末節與分定節非有二意。但上只指其概。未節言上節之蘊。○翼註曰。所性分定。人人有之。獨君子根心生色者。分定如樹木種子。根幹花實已無不包。根心生色則種於地而生者。亦不過盡其分耳。○四書脈曰。根心須分定。說唯合下便分。得來。故仁義禮智種種合在。這裏觸之。而生意自滋。滋欲

流。故曰生色。生字從根字來。根深則自有生意。○賽合註曰。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份按朱子極論根字為切要。乃困勉錄謂生色雖由根心。然亦不必專重根心。愚所未喻。○晚村云。根字非自然。而然。愚謂根心有得自反之者。有得自性之者。語類甚明。蓋此君子乃通聖人而言。晚村所言似偏。

湯霍林曰。醉字蓋字。當著在

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飲水曲肱樂在其中也。○蒙引聖賢說話。意各有主。伊尹曰。與我處。賦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而孟子則曰。所性不存焉。意各有所主。自不相背也。孟子若無伊尹一段意思。當時亦不歷聘列國。且三宿而後出。晝矣。伊尹若無孟子一段意思。則亦不能囂囂於賦畝之中。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醉然見於面。益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醉音粹。見音現。益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

去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

見形旬反下同也。醉然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音逸

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

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

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

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蒙引此以君子言也。

故註云。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蔽。則云云。若常人雖同具此性於心。謂之根於心。則未也。根有植立。根固

之意。其性實為已有也。○蘊猶實也。○註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蓋人之動作威儀全在手足上。故言四

體。易文言亦曰。暢於四肢。○生色二字。通貫下三句。○本文不言而喻。專帶四體。集註則云。發而著見於

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通帶其生色也。以下亦用其意。而不泥其字也。○存疑。益然豐厚盈溢之貌。豐

仁義禮知上論不當著在面
字肯字上論也○翼註曰清
和不粗糲也潤澤不枯稿也
此俱不死然在形迹上認須
在德之生意寓於形者講

份按君子氣字清明字原
文作稟字○君子氣稟清明
上有君子通聖人言句大全
仍輯釋本移置次節下不如
原文為妥

份按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
下云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
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
未嘗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
土了愚謂此數語亦不可刪

困勉錄曰存疑云根心生色
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四體
不言而喻大而化之之聖也
按腔面益背四體不言而喻
大全蒙引淺說翼註說約因
之睡菴諸家皆不作兩項看
存疑不是又曰蒙引云仁義
禮知根於心一條意似是為
窮居不損言若自大行者言
之則為仁義根於心而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與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厚寬大而厚重也盈溢從容有餘裕也○四體如何
待言而喻如手容未能恭必待簡束起來然後恭足
容未能重必待簡束起來然後重此似言而後喻也
今手容不待簡束而自恭足容不待簡束而自重便
似不待言而喻總是自然不待
勉强意曰不言而喻譬喻之詞也程子曰睥面益背
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朱子曰
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
子私意便割斷了那根便無生意便如木根著在土
上方會生其色也睥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
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字
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
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
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
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
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
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

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
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
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覺軒蔡氏曰先
師云看文字要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
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
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睥面益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
其所以然通旨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正言人
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舉夫子所言性
與天道之大凡則汎以人心之理言之也孟子以性
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子思即誠之體用
言故以仁智皆為性之德謂之德性者本其得於天
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自其蘊之我而言也尊之則
為存心之事知之養之則為知行兼盡之事知其有
性而不謂之命則為以理御氣之事語錄問何謂
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
○又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
夾雜在其中便把好
底和根都剗去了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

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按蒙引此條甚拘。

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

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蒙引君子所性章亦為不得大行而發上章亦如此。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形句反前篇。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

吳因之曰第二節似與養老無與必先著此一節者正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三句根本文曰樹牆下以桑專重文王講言文王因牆下可桑而命民樹之桑以備大蠶之用焉五母雞二母雞亦重文王。

前篇以為大老此以為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存疑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是承文王事而泛論箇道理如此謂就文王說固不是謂說開當時之君亦非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雞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篇

通考趙氏真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

存疑五畝之宅條且舉文王治岐之政且莫說到養老上至所謂西伯善養老條方就上文發出養老意○蒙引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與也無

吳因之曰。制田里。即五畝百畝之謂。教樹畜。即樹桑雞豕之謂。導妻子。即匹婦蠶匹夫耕之謂。導其妻子。與上二句為一類。不可獨把此句連屬下文。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不然文王之恩亦有所遺。安能使無凍餒哉。大抵此節全憑著非家賜而人益意發揮。乃得本旨。田里樹畜。妻子民之所有也。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而人益。正在此處見得。○翼註曰。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無失。所極輕。又曰。

飢獨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飢寒耳。老者卻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謂

雞豕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

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是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

此之謂也。四字打轉。首謂字為是。此字指制田里四句。又曰。蒙引云。言文王之養老。只是若此。非家賜而人益之。甚易行也。想當時疑其迂濶而難行。故孟子言此。愚玩注意。只言其別於小惠耳。易行原無。

困勉錄曰。首二節。講家皆以開源節流說。固是。然與大學開源節流却異。大學開源節流。皆就上人說。只是此章首節。事生眾為疾。所謂易其田疇也。食寡用舒。所以薄其稅斂也。此章大節意。乃大學所無。

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存疑言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已。五十非帛云云。無凍餒之老者。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就在匹婦蠶之雞豕無失其時內。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蒙引。易其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

農畝也。與薄稅斂俱主在上人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蒙引。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罟不入洿池。以

呂晚村曰。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子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着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着眼。正見孟子行仁。真實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其政為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而然者矣。又曰。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蕭道成為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使菽粟如冰火同語乎。又曰。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

固非謂富足即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因悞看下文字便。意此一節說養。下節說教。相似不知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薄四句矣。

說統曰。上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下二句就人所見。上言其大。但玩白文故字。唯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份按困勉錄云。麟士謂孔子二字一頓。極是。蒙引淺說俱不是。蓋登東山。

至果食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妄烹宰。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

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華陽范氏曰。先

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

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蠶蠶皆實如此。○蒙引。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主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存疑。新安蒙引。俱以為推已之有餘。濟人之不足。蓋緣上昏夜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足。說來依愚見。只是有恆產有恆意。心。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

大山原非孔子實事故頓說為是也又此章聖人即專就孔子說亦不妨蒙引淺說欲泛說者亦非也愚謂此章聖人自應指孔子說但謂孔子二字宜讀而以登山作譬喻說恐於本句文義未協即說作孔子登山要亦是形容假借之詞何害之有○困勉錄曰蒙引云此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話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為言者非淺說云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語按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句固非蒙引淺說謂登山四句通是形容說亦非須依存疑謂登山二句是形容說正意在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說約曰集註所處屬

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眾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眾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眾言仁者難為眾看有幾多人眾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泰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附存疑登東山小魯登太山小天下就聖道上看便是處賢人之地下視一才一德之士小處聖人之地下視賢人君子小○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是起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句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聖人所見屬學者翼註曰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照

份按蒙引以一貫之一為聖道之本最為的當議之者非是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乞逆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

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附蒙引瀾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必照處正是大其明即是本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千變萬化其出無窮故人但見其道之大而不知其大之有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嗚呼盡矣○聖道之大者如中庸所謂能盡其性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也其所謂本者何也即至誠無妄是也但看其言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云云則以有本而大可知矣○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是一理渾然而已矣○淺說觀水有術二字不可與明字對○存疑經綸天

賽合註曰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在簡成章尚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簡片段。乃中行路上走故能達。○份按蒙引云不成章不達。夫成章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夫成章非以漸所以成章者以漸也。故本於所積者厚。夫所積之厚非以漸而何。愚謂蒙引此說非也。夫成章二字不可死執認定在一處。且如善成簡善成章也。由善而漸至於信。則是成章而達也。信成簡

信成章也。由信而漸至於美。又是成章而達也。美成簡美成章也。由美而漸至於大。又是成章而達也。大成簡大成章也。由大而漸至於聖。是亦成章而達也。此非所謂以漸而至乎。存疑謂由善信而美。大聖神節節有成章在。最是諸家說成章者。大抵有死執認定在一處之病。○朱子謂不成章不達。通上下而言云云。即存疑節節有成章在之說也。○說約曰。紹聞編程子曰。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聖道之大也。天下至誠則其本也。○源與明即是本也。註云則知其源之有本。本就在源上說。蒙引謂知其源之有本。非源自源而本自本。是也。則知其明之有本亦然。日月有明是就把明當本。若就明上再討本。當云稟太陰之精。遠了。且與水之本不類。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句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反也。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達者足於此。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

踰矩。其閒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新安陳氏曰。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朱子文集答林充之書。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存疑流水之為物也。盈科而後進。是起下君子之志於道。句盈科後進。是滿一坎而後進。一坎其坎亦不一。以前章放手四海參看。可見成章後達亦當依此例看。○成章註雖解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要亦隨地位而言耳。與論語斐然成章一般。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如善便成箇善。信便成箇信。美便成箇美。大便成箇大。這便是成章如此說。方與盈科後進相似道理。亦是如此。蒙引以中庸形著明來說。似未是何也。以形著明為成章。是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事。下學逐節工夫都忽畧了。故未是蒙引說以漸極費力。蓋由認形著明做成章。難得以漸意思出。故費力耳。依愚說只是足於

此而通於彼與盈科後進一般不待說以漸就在其中矣○朱子註孝真箇是孝之說有礙此是說論語斐然成章誤脩在此必如其說則孝未成章者不成都不做弟故曰有礙○蒙引朱子下箇所積者厚又是推原成章所以處○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蓋成章不是工夫字○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於九臯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龜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

摘訓曰自雞鳴時便起而學
學盡一日而言之非只謂雞
鳴時學也○份按雞鳴而
起云者只是極言其才醒來
即從事於此以見其自朝至
暮無刻不從事於此也與夜
氣平旦之氣話頭絕不相關

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道不以序則必躐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舜之徒蹠之徒云者陳大士云當下一念之善即全舜矣當下一念之利即全蹠矣存疑則云自其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為舜矣自其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為蹠矣二說皆有理而大士說尤足驚人以大士說為主而濟之以存疑所云可也翼註曰通章重一開字末節特自首節看出非推其所以然也過文只云由是觀之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蹠與蹠同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

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問這箇利非是有

不明纔差些便入那邊去朱子曰然纔差向利邊去

只見利之為美矣○閒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

做這邊去一條路做○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

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

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

也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

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

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

以格物致知為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

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察之精致知之

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

人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

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

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可

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此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

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慶源輔氏

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

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

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存疑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從人欲便是利。舜是為善之極。蹠是為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間相去只有毫末。惟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為舜矣。自其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為蹠矣。故舜與蹠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善之間。無甚差遠。其始也只毫釐之差。其終也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於其間圖之。無使至差謬之遠也。或問閒與曾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曰。閒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中間。則曰閒。蒙引。凡無所為而為。只見理之當為。便為善。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淺說末一節。是申上二節意。不是推其所以之說。又一說。上二節言舜蹠之相去遠。末一節言其分之不遠者。亦非。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

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

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已。

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聽。○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脩煉之士。其保

蓄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似也。蒙引。拔一毛而利天下。

翼註曰。為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亦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與論子莫者一般。○四書家訓曰。在楊墨方自以為是。宜云為我兼愛乎。○困勉錄曰。小註以楊子為失之不及。墨子為失之太過。此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二者各兼過不及。

翼註曰。近之。近於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蓋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困勉錄曰。大全朱子云。中庸言擇善而不言擇中。此段不是。中字善字似不

當如此分別。又曰。此章權字。與論語本可與權權字稍異。論語權字對經字說。此章權字對衡字說。雖皆是隨事任理之心。然對經字說。則只在處變上看。對衡字說。則通常變在內矣。

下不為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總是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也。摩頂放踵。利天下者。皆必為也。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蛇沒反

也。放至也。此失於太過者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也。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

也。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待洛反

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直為反。也。所

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平聲

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

能執之。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

今夫物有本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

難識。須是默識。如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

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

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新安陳氏曰。不可如子莫之固

執耳。非謂堯舜湯之執中為不可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畧反。則不中矣。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

份按而於二者之中中字原
文作間字。

份按自時措之者也。以上是
答宋深之書。此下則答何叔
京書。其可混為一條也。

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
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
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
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
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
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
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
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以有權之而
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
而遊移前卻。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
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
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
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
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
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
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
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執中。乃慕
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

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
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
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畧
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
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
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
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
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
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
卻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
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
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
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
中。死法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
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附蒙引。此章之言。蓋以楊
墨之害道人多知之。而子莫之執中。乃甚惑人。故孟
子槩以為猶執一而深闢之。○存疑。子莫執中。比楊

墨尤無理天下之道為己與為人而已二者不並立當其為己則不得為人當其為人則不得為己故顏子居陋巷不復櫻情於世務禹八年於外不復眷戀乎私家蓋出處不並行道理無兩立當其時各為其事是所謂中也子莫執中是為顏子之居陋巷而又櫻情於世務為禹八年之外而又欲眷戀乎私家彼此俱執出處並行豈成道理不如揚墨之各執一偏猶各成箇道理也然則孟子曰猶執一猶為架之也○譬之裘葛楊子則專於穿裘墨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裘葛並穿聖賢則夏穿葛冬穿裘者也○蒙引執中而無權由前其意謂執中而無權則如木之無面無致知工夫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翼註曰所惡執一者兼揚墨子莫○姚承庵曰天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楊子一執為我則不復知有人而併其所自為者悉非墨子一執兼愛則不復知有己而併其所以為人者悉非子莫一執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

舉一而廢百者也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為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峯胡氏曰吾儒亦有所為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

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耳**此章言道之所貴**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日然

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

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併其所為中者悉非故說舉一而廢百蓋一處有執處處成非不當以賊仁賊義賊時中分說○困勉錄曰翼註云時當為我而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二句亦有病不可用蓋為我兼愛是曲學名目按翼註其拘只依大全南軒張氏說可也

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非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通旨朱氏公遷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即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附蒙引為我似義非義而有善於仁若是真義則何善於仁兼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若是真仁則何善於義蓋仁義本並行不悖隨所在而各伸其是所謂權而取中也朱子曰為我善仁兼愛善義愚竊謂若說為我善義兼愛善仁亦可○為其賊道也此道字即中

而合權者也為我善仁之仁中而權者也兼愛善義之義亦中而權者也大註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此要體認精切蓋不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也道之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為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為中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朱子曰飢

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附蒙引問飲食正味如何曰此只淺說如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

困勉錄曰徐岩泉云舊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作兩項比擬非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到害心處究其極也按飢渴雖亦是貧賤中一節然此處只是喻言耳何得如此呆講此謬本新安陳氏

翼註曰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及人不必推開到將來德業○困勉錄曰翼註此條與註極合然又有二條云不及人不為憂如聖人之忘欲賢人之渴欲此亦可以企而及也則又似說到將來矣看來兼說似亦可○賽合註曰及人兼識見涵養講此與附以韓魏之家節同意一是不為富貴所加一是不為貧賤所損不及人不為憂即過人遠意

人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慶源輔氏曰人

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飢渴必不真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

也附蒙引言心不為貧賤所害如口腹之於飢渴然則過人遠矣語意如所謂以安社稷為悅者不可依新安謂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自至須看上文是平說以彼險此不成此處又合言之只看大註亦自分曉○淺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此飢渴就當貧賤字看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可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

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為和邪

翼註曰介有分辨之意實主守言蓋唯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守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不可易也○賽合註曰欲得三公時取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時之介以保祿位俱是以三公易其介

龜山楊氏曰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齒淺幽之意也汪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道說○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辟讀作譬軻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

鄭說恐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

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

困勉錄曰。蒙引存疑。說俱云。此章兼為治為學說。而大朱氏公遷則云。此章勉人進學之詞。蓋公遷所謂學。乃大學之學耳。兼明新在內。勿泥看。

四書脉曰。此章不重辨帝王之安勉。只是舉帝王之誠以別伯者之偽。○翼註曰。此章當以有字貫。堯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能真有者。獨五伯則非有而託為有。又併忘其非有。故不可入堯舜之道耳。又曰。三之字俱作道。道不外仁義。○吳因之曰。

湯武身之也。與湯武反之也。要說得有別。蓋性之與反之相對。只是安勉兩意。此處把性之身之與假之相對。則性與身之處。隱隱是誠的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帶來。曰身則在己身上著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翼註曰。五伯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私。此說仁義全說得粗了。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天下。

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雲峯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亡。深造之以道。及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知之成功一也。凡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蒙引。或者以為有為者。設心如是非也。味大註自明。還是孟子警人之辭。○有為者可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日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

性之反之。自古無入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善。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慚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三。乃是以一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附存疑。三之字。指道性是渾成底物。身便是作為。故取以立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卻做活字用。言堯舜性乎。

四書脉曰初猶知非真有久則謂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併不自知其非真有矣

此道也。蓋道出乎性也。賦性合下便有此道也。故註曰天性渾全。不假脩為。湯武身乎此道也。蓋道出於身也。以身行之而後得也。故註曰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假之言非性非身。但假借這道來自文也。○蒙引原五霸性分元自有真仁義乃置真者不用而外尋箇假者以自文可歎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全以之自欺或曰蓋歎世人莫

覺其偽者亦通舊說。趙邵卿註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

矣。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汪氏曰

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

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附蒙引久假便是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末兩句是孟子歎辭。承上言五霸本是假之而終不自知其為假。所以可歎也。○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問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后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專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峯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

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

為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形旬反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南軒張氏

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

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毫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通考趙氏惠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而獨不言其弊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即此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乃於此發之

說統曰此章以功字為主在師世上說不在用世上說○因勉錄曰公孫丑之問只是彭更之意耳註兼陳相言者是極其弊而言南軒張氏以許行為說者亦是極其弊而言○四書家訓曰用之其言從之從其教俱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擬度也又曰富字不專是府庫充實入君藏富於民榮有二說一云大國必畏一云聲名顯赫從後說○困勉錄曰榮字二說兼用為是○翼註曰其子弟從之只是從其教不限及門私淑亦是

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

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脩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

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通旨宋氏公遷曰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於食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門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附蒙引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為孟子發言其不仕而食祿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不是用之為臣也言雖不在其位君但用其言則亦有效矣○存疑蒙引曰其君用之與子弟從之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最是小註作用不用未是○安者安其位無禍亂也尊者高居九五為人所崇仰無敢慢也若周王下堂見諸侯下勞晉侯於踐土失其尊矣榮與辱對以仁則榮不仁則辱來照看雖大國必畏之是榮也

四書脉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汗齷齪也此已包得下節意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皆古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子采

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附淺說此章之意只在言士雖未得為大人之事其志則欲為大人之事耳蓋堯舜君民參贊天地君子分內事故顏子簞瓢陋巷亦有為邦之問而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也

翼註曰講仁義要見得仁貫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方切尚志○困勉錄曰盧某人云殺一無罪四句是泛論居惡在四句方說尚志按盧說畢竟非正近艾千子又以殺一無罪四句與居惡在四句對謂上四句是充之於至盡下四句是出之以至安尤乖謬又曰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惡在四句是正說又曰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殺一無罪不是小事但對大者言而謂之小耳存疑未條須善看

賽合註曰大人註明解公卿大夫備字註明云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新說不肯依註謂備且備也即萬物皆備之備不是預備他日大人之事裁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污通旨朱氏公遷曰匹夫不可奪志孔子汎為學者言人不可以不

尚志也孟子專為王子言為士者但當尚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

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今日懷抱即今日之大入他年經綸即他年之大人即使終不得志而大人之事亦了盡無欠此說亦通但皆註只依舊說為是○困勉錄曰玩贊合註則大全辨云備字兼豫備全備二意者誤矣○寒合註曰註中體用二字不必分貼仁義仁義蘊於己是體措於民是用○困勉錄曰此與大全南軒說不同乃是深一層看非正解也南軒是正解

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層為且不暇為也通旨朱氏公遷曰仁存諸心義形諸事是仁為體而義為用也然指仁義而名之則以人心人路言就仁義而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言附淺說何謂尚志曰志在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者而取之非義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取非其有也心之所居何在仁是也鯨寡孤獨吾欲視之於一體也路之所由何在義是也紀綱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者大人之

吾斷不為也然則吾他日之居將安在乎仁是也吾他日之路將安在乎義是也

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士者志於居仁由義則雖未得為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已備矣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士者豈肯為之哉○存疑居以心之所存言路以身之所行言孟子他日謂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與仁人心義人路都是此意○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皆據後日言其所志則如是也所以謂尚志或曰居仁由義若依後日言則士當窮居時獨無所居所由乎曰士當窮居時雖有所居所由亦必不苟但此不言耳○居仁由義決然做後來出仕時說不然士當窮居時焉得有無罪可殺或曰殺人之事甚大乃謂雖小不為何也曰居民上操生殺之柄誤殺一人亦小事也

說統曰玩本文兩信字只因世人被他瞞過特為點出見得時人之耳目易眩君子之公論難逃○翼註曰人皆信之要理會下文大節字如云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齊人皆以此為大節而信其賢。又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又曰：信其大者，大者大節也。此大節無定指，在孟子以入倫為大節，在齊人則以不受齊國為大節。今只虛虛看，但把信其大節其字改作爲字，意方融。○四書脉曰：奚可哉，只以亡倫意發。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拾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

大節而遂以為賢哉。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慶源

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徇名而強矯者，或能

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

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

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通旨。朱氏公遷曰：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

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也。是故夫子以微事斷之。

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此為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附存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即伊

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視亦非小事。乃謂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者，蓋對親戚君臣上下言。則徒

為小節也。伊尹祿以天下，不顧自親戚君臣上下而達之，仲子不受齊國，而遺親戚君臣上下，所以不為

聖賢所取也。○淺說：信字當許字看。信其大者，此大者虛說，不指大倫。○大倫一虧，雖實讓非義之國，亦

無足觀者。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講中不可用徇名矯飾意。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曰：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翼註曰：首節是綱，中三節言臯陶之執法。末二節言舜之全親首節則如之何，兼舜與臯陶註可據。○困勉錄曰：據淺說講則如之何，亦兼舜臯陶麟士乃謂此如之何，似只問臯陶後故曰然則舜如之

孟子大全 卷十三 盡心上

孟子大全 卷十三 盡心上

三

何也大謬。四書釋地又續曰。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鄉士。遂士。縣士。為士師之屬。在周禮。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為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為士師也。明之作時文者。盡稱士為士師。謬矣。困勉錄曰。執之而已矣。南軒及淺說因之。俱明說是執。警賈而翼註。賽合註。四書脈則俱云。只是執法。非執警賈。看來卽作執。賈何妨。○四書脈曰。執賈法也。然但執之未去時。不復賈之。既去後。則法中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困存疑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粘着人情上。蒙引所難。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依其說全無味了。善乎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未始無情。竊逃情也。然寧使身失天子。不欲使身撓國憲。則情中未始無法。○困勉錄曰。存疑言此章未粘着人情上。而此以竊逃為情者。此所謂情。乃淺一層看。又曰竊負而逃。依南軒說。似在既執之後。而翼註則云。須在未執之前。看來本無實事。自可兼說。○吳因之曰。此章未論到事。為委曲處。蒙引就把作事看。故有紛紛之疑耳。○困勉錄曰。溫公云。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謹其親。使之進於義。而不至於惡也。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明矣。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是安得為舜乎。此與蒙引所疑同。但蒙引則疑在臯陶不當以入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困存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極拙。謂總是國法。便有所受。亦鶴突。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蹤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跼蹠也。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

臣而執其君之父。總皆不如
大全朱子及存疑之說為精
又蒙引所疑在大全南軒已
闕之矣。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

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

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

之極人倫之至。雲峯胡氏曰：臯但知有天子之法。天

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附存疑。學者察此而有得

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朱子

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崩贖父子只為無此心。

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

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

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

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

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

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

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

為是權制。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

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

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

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

以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廢父子之

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

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屣

也是故在臯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

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

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

衆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奉天命而

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

孟子大全 卷十三 盡心上

察

翼註曰。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又曰。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說得精。困勉錄曰。居養。照註。只就祿位上說。不兼廣居意。蓋此句。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句。吳因之。謂居移氣。二句。特為廣居而發。不為

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且子之。父殺入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或問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家。而不及於舜何哉。鄉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臯陶必不為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所於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

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

王子而發。殊不是

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附蒙引。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

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歎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也。○淺說。夫非盡人之子。連帶下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貼在其居使之然內。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句反下同前篇謂仁也尹氏曰。晬音粹然見於面。益

說叢曰。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眾人中。精采自覺。不

四書脈曰。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份按。說統云。廣居不必添出仁字。大謬。

孟子大全 卷十三 盡心上

向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及履感歎若此語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翼註曰通章重况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是感觸下是旁證皆輕

四書釋地曰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牛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註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為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

四書釋地曰埳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謂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案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為南門耳又曰睢陽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南門曰埳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翼註曰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又非兩層○困勉錄曰此章據蒙引則首節泛說而下二節指諸侯說據淺說則似首二節泛說末節指諸侯說據

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習又不侔矣蒙引宮室宮通一家言室其宮之閫房也衣服衣專指衣裳服通言冠履曰多與人同亦見終有不盡同處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

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困存疑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此下當貼一句云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象也○蒙引引魯君事為證證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豕畜之也音食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蒙引食而弗愛四句泛說○獸畜頗厚於豕交蓋豕交全不愛獸畜則愛矣但不敬耳○犬馬有為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獒周穆王之於八駿非豕之比也朱子因上文豕交字而於此解為犬馬之屬雖微文未義亦致其精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孟子大全卷十三盡心上

非

翼註則謂通章俱是泛說而暗指諸侯然愚意通章皆明指諸侯似亦無不可姑俟再定

翼註曰恭敬二字無二意故首節只單言敬

翼註曰虛拘猶言把箇空套子拘留他拘字是羈縻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

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甸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

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附蒙引此以下方人說上國君待賢去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

實也拘留也趙邠卿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

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

交騖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通考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

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附蒙引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君

子當去不可虛拘也既是君子自能去矣不待教之淺說恭敬而無實是亦不交獸畜矣名曰君子又豈虛禮可得而拘耶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

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

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通考程氏勿齋曰至誠盡性充

其形色是曰踐形也附蒙引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此形色平說故註云有形有色然

色非有出於形之外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

呂晚村曰此節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正之辨又曰心亦只是形色其作睿聖之理則天性也又曰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語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合下如

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踐形也。克已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又曰得指示意得微策意指示意從也。字生來微策意從惟字托出。故首二句寬末句緊。形色天性則人皆有之。非聖獨異。惟聖然後可。則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惟不能踐也。今人講末句。輒云聖人亦不過踐形。則重看形色輕踐字。非孟子示人之意矣。又曰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面。在學聖人即是用力字面。得此意方是徹上徹下道理。又曰形字要看得精。所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字看得精。則踐字便講得精。踐形談何容易。以聖人之精義入神。而曰惟曰然後曰可以。

總到得恰好處。若幾幾乎僅可以當之者。此危微之至也。所以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不敢馳驅戲豫者。以此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慎重之詞。非謂雖聖人祇不過踐形也。○困勉錄曰。凡言聖人有因人不求至於聖而言者。如此章及規矩方圓之至章。是也。有因人高視乎聖而言者。如曹交章是也。雖意亦相通。然須知其各有所主。又曰朱子解天性。以所以然所當然貼說。而蒙引曰。天性是自然之理。自然與當然有辨。天性須用自然字貼解。看來自然之理。即當然之理。不必拘。

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性。則可以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充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為。便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謂充其

形色說得好。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於味。同是鼻而不足於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口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踐

份按蓋盡形色本然之理盡字乃凡字之訛當改正

形之意也。通考朱子曰：色在形裏面，猶言容也。又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拮於氣稟，狃於習俗，不能無入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也。語錄：人有形，形必合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存疑：形色天性也，與仁人心也。語勢雖同，而意不同。仁人心也，言仁即人心也。形色天性也，言形色有簡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含簡盡性在內，形色便有簡天性在內，聖人能盡性，所以能踐形。○曰：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知人一箇形甚大，未至於聖人，亦云負此形矣。○耳目手足形也，視聽持行色也。

聰明恭重天性也。耳聽之聰，目視之明，手容必恭，足容必重，踐形也。○蒙引：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踐形猶言成人，必盡人之道，方為成人，必盡形之性，方為踐形。○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究得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菴，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紵之忍反。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四書釋地又續白。喪服記公
子為其母章。此厭於父在本
無服權為制練冠。麻衣線
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
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
之歎。

疏而集註仍之。遂為世所
實明初大明令載廢了為其
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
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
讀自製序文真有冠履倒置
之歎。

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
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之也

附存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紵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
言外集註喪之不可短乃附說孔子日子生三年以
下是就正意解。○蒙引自紵兄者言只是弟然孝者
必弟弟者必孝故孟子并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
可戾孝字屬喪
之不可短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於嫡母而不敢終
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

為亦去聲其母所生練冠麻衣線七緇反緣俞絹反既葬

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

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線緣為其
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線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
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人心天理之真切處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而及之
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
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
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附蒙引下文時
雨化成德達材答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人力已

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

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

是已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朱子
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

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
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
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
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
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附存疑時
雨化者天資高學力到一點便化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朱子曰成就其德
德則天資純粹者

翼註曰成德達材據亦註是
天資純粹有德可成天資明
敏有材可達不兼學方者別
乎時雨化之也新說大註既
以冉閔由賜為例焉得全無
學方乎亦通○困勉錄曰看
來可兼用

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峯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附蒙引：成德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達材自其天資之明敏而成就之。蓋人材所稟合下自有仁智兩類。○存疑：有德未必無材，於德為優曰德，自其所優言也。有材者未必無德，於材為優曰材。自其所優言也。○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仁義禮智得之有生之初者，未喪雖未大喪，亦不能保其全也。成德是涵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於全，去其疵類而一於純美也。○材是有技能底人，通於治國治民之理而能有為者也。達是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致其極者使至於極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

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淺說：又有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存疑：答問亦是門人，但於材德未必有，只隨其所問而答之。

有私淑艾者

艾音義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朱子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

困勉錄曰小註謂未及師承而存疑謂答問亦是門人當兼用

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通義仁山金氏曰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又在兩化德成之閒矣○蒙引或同時而相去不遠如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如孟子所謂予私淑諸人也○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私艾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翼註曰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唯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丑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斲率為喻總是發明教不可貶意

吳因之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一氣重躍如邊天既躍如則學者只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乎又曰中道而立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體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數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悲檢以徇學者之不能也蒙引道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大匠不為拙工羿不為拙射二句以起下文之君子引而不發一意也此兩節同是一箇道理上是比较况下是正言也○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之一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卻在下文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

翼註曰。中道而立。緊承上言。君子之教。引之而有不發者。存固非不及而易。從不發者。有躍如者。寓亦非太過而難。從一中道而立耳。中道雖兼非難非易。只重非難。邊當引起非易在前。又曰。立字極有味。是箇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上我來。我不去遷就他。又曰。能者從之。言外便見不能者亦未如之何矣。只重教不可貶意。勉學者意尚緩。○四書家訓曰。中道即繩墨。毅率立即不改變也。○賽合註曰。中道而立。見非若登天之難。也能者從之。能即是悟。對拙字看。從之對上不可幾及看。從則及之矣。○困勉錄曰。不倦竭兩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朱子曰。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

端。三隅反而復。俱是引語上。言性天道。時雨化。呼。呼。語類。雖似發。然却不全由教者。俱是不發。無行不與。時行物生。俱是躍如。能與人規矩。是引不能使人巧。是不發巧。即在規矩中。是躍如。

困勉錄曰。註五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玩此則是因中道而謂之非難非易。不是因非難非易而謂之中道也。蒙引云。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甚明。荆川以形而上形而下

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為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毅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漸獲助長。為害甚矣。語錄。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入解。又云。躍然。○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汪氏曰。君子徇人亦未嘗離人絕物。而使人不可幾及也。○雲峯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入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毅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不可貶之。使卑申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

貼中道亦是指其無過不及者。蓋無過不及之中道形而下者。是在是形而上者。即在是此所以非難非易。嘉隆以前先輩之說。都如此。至吳因之講意。則云中者。請在難易之中。閒非如大中至中之說。翼註則云中道中於道也。今人誤認作大中之道。依此二家之說。則是因非難非易而謂之中。非大註意矣。又曰。因之諸家。所以將非難非易作中道正解者。緣公孫丑是欲孟子貶教。不是欲孟子貶道。貶道者。以高美之不可及而欲另換一道。貶教者。以高美之不可及。而欲盡情發出與他欲貶道。則宜以大中之道。不可貶者。告之。欲貶教。則只宜以非難非易。不必貶者。告之。

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妙。附蒙引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授以學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三千之徒。均此教也。若顏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則所謂能者從之也。○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學者但當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君子引而不發。大註曰。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小註曰。雖啓其端。而不竟其說。二說似不同。蓋既授以學之法。則非只是啓其端而已。如博文約禮三綱八條。目之教。豈但有啓其端。而不竟其說之理。夫子曰。誨人不倦。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尤見其不然也。然則當細認大註之意。而不可以小註混之矣。或曰。啓其端。猶舉一隅云耳。未可非也。曰。律以大註。則所謂三隅者。非得之之妙也。况舉一隅之云。與上文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同是說有受教之地。固居所受之前。而所謂復者。則又可見其

之所以如此解也。不知教之。所以非難非易。正以其道之。大中也。言大中之道。則非難非易。可見。豈可即以非難非易為中。非難非易。意自當補在中道而立之外。中道而立。猶論語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上文躍如也。猶論語所謂吾無隱乎爾。徐儆菴云。言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著矣。最為得解。若直以非難非易為中。則仍無形無影。份按困勉錄。以無行不與為躍如。是就教者說。存疑以下。學便可上達。一用。工道理。便是吾所必得為躍如。是就學者說。二說俱通。然愚謂困勉錄較長。

終無不覺之說也。○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胡氏陳氏所分貼俱難從。○存疑君子。教人看道當如何。知便教人如是去求知。如博文致知格物是也。看道當如何。行便教人如是去求行。如約禮誠意正心脩身是也。若夫真實知得這道。是如何。真實行得這道。是如何。此是得之之妙。則不告之。非不告也。不可告也。何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故不可告也。然雖不可告。而其所以真知得真行得者。已躍如而見於前矣。何也。但不用功。則已。如一用功。則這箇道理。便是吾所必得底。亦固不遠也。真所謂躍如也。中道而立者。此道若極乎高遠。而人為難求。則是太過。太過非中也。若流於卑近。而人為易求。則是不及。不及亦非中也。既不極於高遠。而難求。亦不流於卑近。而易求。無過不及。所以謂之中也。學者若過用其心。而求之於

翼註曰此章上節為下節而發。殉字要刻畫有味。即不離意。以道殉身。以身殉道。與身皆不相離。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又曰。有道無道。當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即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多。○焦漪園曰。殉道殉身。是以已為主也。殉人。是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以已為主。進退

高遠。如所謂索隱行怪者焉。則道不在於高遠。非過用其心者之所可從也。若不用其心而求之於卑近。如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焉。則道不在於卑近。非不用其心者之所可從也。是皆不謂之能也。惟不求之高遠。不求之卑近。就中道而求之。始謂之能。而道於是乎得矣。故曰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記檀弓下陳子車家大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

果。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

之權在我。以人為主。榮辱之權在人。

而離哉。存疑身出而道隨之。故曰以道殉身。道屈而身隨之。故曰以身殉道。天下有道則道泰。謂以身殉道。似亦可不然者。曰以身殉道。則不見行道意。必曰以道殉身。然後見身出而道在必行耳。聖賢立言。各有攸當。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

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代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

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卽是以道殉乎人矣。存疑未聞。以道殉入主。意正在此。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

翼註曰：禮字主答問言。不答其問卽是在所禮了。公都子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學。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何也。

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也。○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勳勞已嘗有勳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

夫音扶意之不誠者。

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蒙引：趙氏曰：挾二謂挾貴挾賢也。以國君之弟固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可見有賢可挾處。○存疑問：挾貴挾賢。挾長挾故而問。皆不答。是矣。若有勳勞於我。似不必計其有所挾。而亦不答。何也。曰：平日雖有勳勞於我。然當其有問。是其所無欲求益於我也。若有所挾。是不以所無求益爲重。從而答之。非但已失自重。彼亦從而輕之。不以爲意。彼此皆失其正矣。此所以不答也。

四書家訓曰。三項各重上句。下句就在上句內見。
翼註曰。講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已。已之正是合該的了。孟子又何貴他。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

困勉錄曰。存疑翼註俱云。進銳退速。不可專主為學。只用脩為渾融。唯淺說專主為學。言此本大全勿軒熊氏甚拘。○翼註曰。進銳如何。反退速。只看註其氣易衰便見。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

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宋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附存疑周平王忘

父之讐宋高宗忘父兄之讐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

皇一日殺三子是其所厚者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覺軒蔡氏曰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慶源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慶源

氣這箇浮氣最不可耐久。份按其病正在意氣方盛四句乃朱子答潘謙之書非覺軒蔡氏說也。

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雲峯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蒙引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其進銳者以脩為言自是三項但於不可已者與於所厚者同是說不及之弊對下句便是一不及一太過不可以進銳退速貫上二項作一事說進字退字說不去。○存疑進銳不但進脩為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

翼註曰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總是君子用惠不混其等。

而必以其等也。不以下生節申上生節。註中序字即等字。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又曰。弗仁弗親。俱要見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偏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偏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二本之嫌。

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通考勿齋程氏曰天地之心鬼神之物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為是之謂人動

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通考仁山金氏

日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

於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絕滅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

倒行逆施矣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

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

呂晚村曰此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三分歸於一本三也若能於一而字中兼舉三義不作麻餉影響之言說理如說事矣

○份按仇滄柱云先輩謂此題只重各當其施不重推恩有序續困勉錄云大全舉要重推恩有序與仇說不同翼註則又載新說云固是用恩有等亦要見親親為大意蓋君子於物則愛之弗仁別有用吾仁者在也於民則仁之

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

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楊氏

母感於異端母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

曰其分去聲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等所謂理

一而分殊者也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小大之分潛室

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入理

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心也有入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一所

以為仁分殊所以為仁之義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

一本故也無偽也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偽而二本也○西

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

弗親。別有用吾親者在也。所親者何在。惟親而已。至於民。止曰仁之。則與親親異也。於物止曰愛之。則與親親尤異也。愚謂此三者各主一說。不若晚村兼收之為完備。

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通旨朱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己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附蒙引此章只是輕重之等。既有輕重。則先後亦在其中。重者必在所先。輕者必在所後。但正意主於輕重之等。○

份按四書家訓云。無不知無不愛。以智仁之全體言。不可著用說。若就用說。恐是偏了。愚謂不然。此節正當就用說也。○翼註曰。首節智半邊。俱屬處事。仁半邊。俱屬待人。又曰。當務空說。不可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同。又曰。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

存疑。愛若單言。則包仁親。若並言。則當分別。愛是愛。惜不暴殄也。註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是也。前篇告梁惠王。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註謂樽節愛養之事。正是此愛仁是視人。猶己以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使人皆如己也。若以是施之物。豈可哉。犬豕牛有當殺時。馬便用之。乘載如何。使他皆如我得。故曰愛之而弗仁。親是恩意親切。比仁尤加厚。如所謂事親敬長慈幼是也。在民若以是施之。非惟億兆之衆力有所不及。其視至親無異路。人亦兼愛而無別矣。豈可哉。故曰仁之而弗親。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應智字。又曰親賢之為務五字。對當務二字。急字。對上急字。又曰此章主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務者急務也。故首節有四急字。○四書脈曰。急字重看。聖人唯且不足之心。卽既務既親之後。而其心急急無已時。○說統曰。要知急先務。正所以戒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戒其無不愛。點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又曰仁知提出堯舜。便是無不知無不愛的樣子。又曰把堯舜提醒處。見得仁知至堯舜極矣。然知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所以戒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所不必務哉。

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通旨朱氏公遷曰。博施濟眾者。聖人之所病。為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附語錄。問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

之先務。曰大畧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蒙引當務之為急。為最所當知者。急親賢之為務。謂急於愛賢也。仁知意要分別得明。○下文舉堯舜以實之。堯舜之智急先務。如曆象治水舉相去凶。是也。堯舜之仁急親賢。則所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者也。○存疑知者雖無不知。然天下之事多矣。如欲物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徧。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惟當務之為急。急於當務。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為智也大矣。仁者雖無不愛。然天下之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徧。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為務。急於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脩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恩無不洽。其為仁也溥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歆昌悅反。

困勉錄曰喪服飲食註雖以輕重大小分貼然似可互用故新安陳氏止用大小二字總貼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

齒決齧吾結反斷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歎又

日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溼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南軒張氏曰孟

子所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

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

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

二務字○淺說夫智急於先務仁急於親賢是謂知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

察舍大務小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此章言君子之於道

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雲峯胡氏曰集註之

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急仁

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

而精神散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

智非集註意矣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

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

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

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

知務也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親賢為務相對以臯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

吳因之曰道散於萬固隸首所不能算而窮年所不能窮也若不得其要只泛泛從事便茫無頭緒故孟子論道每每推究要領使人可下手工功此喫緊為人處也如知者無不知及仁之實章每輕放過此章只是言從事於仁知者當有其要末處知務二字是一篇綱領謂之知務者言只檢要緊去做也

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附蒙引識其大體則心不狹知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也雖曰當務之為急親賢之為務但先務既治則凡在當治者當自無不舉矣親者既親則於仁民愛物亦當無所不用矣故曰急先務也急親賢也非先務與親賢之外皆無所事也○此章乃平論智仁不可使急先務與親賢相混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